

雪窟煉獄

春天，在南國是煥然一新的世界：沒有冰，沒有雪，沒有刺骨的冷風；青山歡笑着，聽小溪的低吟，聽小鳥的狂歌；草，木，各種各樣的花兒，都欣欣向榮，顯出嬌嫩的姿態，吐出清幽的芳香。大地上每一角落裏，都瀰漫着，溫柔、希望、生意；縱使小說家來形容牠的美妙，也未必就能夠刻劃盡致，恰如題分。

就在這時，子卿、張勝、常惠，同着一百多幕士、斥候，從長安出發，到漠北王庭了。

走了二十來天光景，他們便見石頭在空中跳舞，黃沙四處飄揚，大有一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一之慨，在這遙遙的征途中，他們怎能不萬感交集懷念故國呢？尤其是子卿。

路，一天一天地崎嶇，驕，不能再坐了，他們都改乘了駱駝，子卿、最初雖說

不慣，抖得頭暈，而且臀部也有些難受；但因想不出好的方法代替，也只好聽它頭暈，讓它難受，勉強在這高低不平的路上蹣跚着了。

駱駝的距離，照例的並不很遠，一上一下地點着頭，往前掙扎；只有匈奴的使者的一頭，速度較快，總要在前面三四十步。

「媽媽的！真是蠻子地方，人都難得看見」。張勝、有了怨言。

「再走幾天恐怕更困難呢」？常惠也說。

「送他幹甚麼鳥呀！」一個無賴可抬的大漢，肩頭橫着漢節，突然在子卿身後插嘴說：「請他回老屋，直截了當」。

「亂說！那是多麼野蠻的勾當呀！」子卿接着很樂易地指正：「視天下猶一家，視中國猶一人」。他們送還我們的大使，在外交禮節上，當然應有同樣的表示，你底思想，簡直是帝國主義的思想，將來的人類社會，是容不下帝國主義的，知道麼？」

話雖如此，路却實在難走，若果就誤了預定的時間，乾糧完了，只怕很洩氣啊」。張勝還是莊虛。

「抽象的道德原則，或許也不完全可靠，在對方撒橫，硬要拚命來爭，來攘，來奪的時候；像已往的和親政策，不是全盤等零的計算嗎」？常惠簡直反駁。

『這話很對，不過現在是他以禮來，我以禮去，并不是委曲求全哪。……』
呼、呼、呼、一陣大得「真可以」的風，停止了他們的談話。——因為他們不願吃這難於下咽，夾雜着泥沙的玩意兒，都不約而同地實行閉關政策，讓餘音隨風飄去了。

時間多過一天，眼前的淒涼成分也多增加一分。餘了修養有素的子卿外，人些的心，都像行將就木的老年人一樣，充斥着怨、恨、嘆息、懷疑；只是埋着頭提防着走這比上青天還難的路，偶爾抬起頭來望望，眼裏都發着神祕莫測的光芒。

子卿，是老有經驗的，早已透視着伙伴們的內心，沒有愉快，只有痛苦，近來更是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。簡直沒有人唱歌、說笑、吹牛了。於是他不得不設法調劑，打開留音機，放點名片，可是風始終惡作劇，每次都是剛剛開始，牠便淒厲的吼叫，任你聽力好到甚麼程度，都辨不清；甚至有時連匣子都打不開。於是他除了發現風的偉大外，也只有同他們一樣，埋着頭，隨駱駝的起伏而前俯後仰，偶爾在風小時，抬起頭來，閃一閃神祕莫測的光芒。

幸而在夜裏，有匈奴使臣，操弄着不十分純熟的漢語，向他們講述漠南、漠北的女人，是如何如何的健康，耐勞；山羊、綿羊，是如何如何的可口，養人。可以略略一暢胸襟，但不久，他們便覺得沒有甚麼趣味，同五經博士的講演辭一樣，不

願意戀了。

一天人絕路疏，兩天路疏人絕。在夢裏實現過無數回的漢北王庭，好不容易終於達到了。

他們如慶更生一般，長長地喘一口氣，儼然吐出了所有的疲勞和厭倦，眼裏發着雄氣的光，子卿，更加卸了千鈞重擔，不住地說：「好了，現在可以完成我們底使命了。現在可以完成我們底使命了」面部呈着出發來沒有這樣高興過的高興。

素具「廊廟材」的子卿，向來在堂高數仞，棨戟數尺的場合裏，俱能坦入無人之境，不卑不亢，動容周旋中禮，今天到這一切都很簡陋，很原始的漢北王庭，算得甚麼呢？但到底却有些不然。他剛剛闖地，很合法度地走到有些像「陞」的地方，便見蠻兵做鬼臉，單于也像很驕傲；然而他沒有管它，仍然保持着外交官應有的禮貌，小心翼翼地走。直到獻上玉，帛，寶貝，說了一通客氣話，單于僅僅在鼻裏發出細微的聲音時，子卿心裏，才老實七上八下起來，很想談幾句略含諷刺性的話，可是話還沒有出口，單于却派招待員送了羶肉，酪漿下來，領導他到館去。

子卿，懶懶地跟着招待員走了出來，勝、惠、一見，料到結果不好，只無精打彩地跟着走；幕士，斥候，不理會，都目不轉睛地望着羶肉，酪漿出神。

到了目的地，是一連四個相隔不遠的帳幃，招待員，噤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走了。